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九十五目錄

羅隱二

本農

丹商非不肖

羅隱二

投鄭尚書啓

某啓某前月某日輒以所爲讒書一通貢於客次尚書俯憐羇旅遽賜霑濡既受厚恩則宜前去然而疆境有牽於感慨風烟或軫於追思所以公子亭邊重噓懦氣侯嬴關畔再轉危腸何昔時有殉義之人而今日無死恩之士輒復更彈馮鋏上揞膺門某也江左孤根關中滯氣強學早亡其皮骨趨時久困於風塵福星不照於命宮旅火但焚

其生計徘徊末路惆悵危途覽八行之詔書空仰聖人在上詠五言之章句未知遊子何之與言而幾至銷魂反袂而自然流涕尚書藴稷契皋夔之事業負卿軻遷固之文章入則藻鏡冰壺品量人物出則油幢瑞節控御山河固已藏雷於伺蟄之時待夢於驅羊之際苟有一物未登其所一夫不遂其懷亦宜上下聰明旁徨惻惻儻或王衍之雌黄借潤仲尼之日月迴光則其人也三千里之别離免爲虛滯十五年之勤苦永有所歸發自門闌百生知感謹啟

謝刑部蕭郎中啟

某啟某伏以内揣荒蕪早乖投獻近者某官曲傳尊旨伏蒙郎中賜及卷紙令寫近詩捧對優榮莫知所處某利非楚鐵鈍甚燕錐蒦落危根低摧壯節藏豹之功夫不至屠龍之事業愈疎爰自南國辭耕東堂奉貢劍迷船畔膠在柱間靡棋而何啻再奔繞樹而豈惟三匝所以騷人避熱不忘吹虀元客求聞長憂蓋醬姑息於輿臺之類殷勤於閽侍之徒而猶往往拒關時時毀櫝豈謂郎中俯敦吾道欲堰頹波不憚客嘲先從隗始寓剡籐而下授指巴句以

旁徵榮異當年事殊近俗而況風流漸泯翰墨難言別路萬般中堂千里雖欲壞虞卿之屩詎肯動心哭羊陟之門何嘗罄意復安有對紛華而輟玩叩寂寞以搜遺因使斯文亦歸清鑒揣厚旨而時猶可待荷殊私而力欲不任寧惟元晏吟時空增紙價兼冀武卿窺後免逐灰寒謹啟

謝屯田金郎中啟

某啟某揣摩不至蹇剝無圖爰自畫虎貽譏掇蜩逞傴軁軻於風塵之際流離於灰琯之間雖瀝膽隳肝竟將誰訴而煎皮熬髮終不自醫已甘與物浮沈隨波上下今月某

日見某宮伏知郎中玉壺委鑑金口開譚謳雲於道士梁間校籍於眞宮筆下欲使餘杭美酒必醉蔡經崑嶠仙桃先需曼倩承吉兆而心神駭越對嘉音而涕泗縱橫某散拙非才牽纏失計通衢十二惟儆黑貂故里三千但勞黃耳欲索身而莫可將問路而愈迷若非郎中暖律旁吹和風外扇擢之於枯荄之側致之於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空緘永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謹啟

辭宣武鄭尚書啟

某啟某聞鄭司農之東去絳紗感深吾道謝記室之西辭

朱邸戀切所知雖定名之分則殊而懷德之心不異其有樓嬴樂廄養病醫門海鷟辭巢即摧萍影林烏繞樹忽軫蓬心又安得下棄席於詩人感崩波於行客某也風塵下物天地中材光逸門寒無因自進揚雄口吃徒欲解嘲屬者尚書置驛恩寬敦風志大孔文舉之干元禮既忝登門徐孺子之謁陳蕃俄蒙下榻淹延館宇荏苒春秋稻粱有異於他人觴豆時陪於上客那言此際遽愴離聲背重德於邛山揖紅塵於道路緬懷今日杳不勝情加以貢部傷心名場落羽獸因鬬困羊以多亡前瞻既倦於吹虀內顧

徒悲於求劍昔也來慚賦雪謬稱梁苑之游今則去類乞師已抱秦庭之哭倚征輪而悵望指斷鞭以夷猶尚書儻或仙客壺中旁均日月山公啟裏別借篇題無令一葉先秋遂對滿堂垂泣捨此丹須九轉桃指千年天也何如時乎不再謹啟

謝湖南于常侍啟

某啟某今月十九日已至界首迴望旌棨涕泣不任某莊櫟麤踈庾膏昏鈍不能量力嘗欲干名隨貢部以悽惶將鄰十上看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進則刺滅許都退則歌

終漢壘地雖至廣人莫相容憑軌襲以無由假鄰光而不得常侍獨於此際降以深仁奏仇覽之官資近陳遵之尺牘福由無妄榮亦何酬近者以江表歲饑吳中力困旨甘既闕晨夕縈懷常侍不顧人言將逾事例給使府留州之物代衡陽計歲之資俾以東歸救其棲旅蔡澤北遊之日缾甑不存陸生南返之年橐裝皆滿聊將自衒粗可諱窮但以感切違梁情深去魯辭畫戟而心猶似醉上孤舟而淚始如流蓋以非故舊之由緣無強近之慰薦只因獎善便與致身如某之孤賤者則多似某之遭逢者則少以茲

自誓安可暫忘今則尚有迴期猶覓旅思石尤風定橋口浪衰展片席以高飛指重湖而直過地名非渚長牽楚客之心水到東吳敢忘湘江(一作波)之邑謹啟

謝江都鄭長官啟

長官鏤筆才清探驪價重因循世態放蕩宦游劇譚以雜肋況時偶對以馬曹當職而自黃塵北望翠輦南巡張掾投(一作抽)簪雖離齊邸陶公染翰本慟晉朝於半郊半郭之中有一味一觴之趣爲謀甚逸所得何多芳草遠山纔供掇拾晴陽媚景別受指撝登臨則光祿寒山悲歎則雍邱

明月憑何徑隧達此津涯其海曲迷聲壽陵忘步蛇虛畫足鵠不中心將風霜委地之姿值兵革滔天之日正平刺滅屢窘輿臺叔夜燈殘頻逢鬼魅梁苑之舊游永巳鄴都之作者寂然豈謂長官獨好斯文仍流散地牙絃久絕秦缶增慙那言吾道陵遲猶見騷人風骨牽牛不暇希驥莫從輒敢効彼蠅頭騰於魚網保持所切巳高黃絹之名傳寫可知旋長烏絲之價謹啟

陸生東遊序

余窮棄長安中二三年時時於游騁閒而人未嘗決臂臆

事眞自謂是非顚倒不復得見其人一年遇生於靖安里中相其吐氣出詞落落有正人風骨余既急於近已而生亦以節槩見多自是出處游息不復狎他人矣雖患難厄窮毁譽進退得喪未嘗不同之有時因事慷慨發涕泣相感以爲讀書不逢韓吏部作人不識陽先生信吾徒之弊也宜矣後一年俱以所爲道請於有司既不能以偷妄相梯又不能挾附相進果於數百人中不得吏部侍郎意由是知余者弔余以邑不知者啞余以聲媿負彷徨撲浣無所旣三月生以故東出鄒魯間雖下第之緒與將别之緒

相煎然鄒魯聖人之鄉亦足以暖生之憔悴夫聖人羈旅七十國也以君臣父子道未昭塞天地間獨栖栖耳是聖人患乎教不立而不患乎名不彰設使其早卒一城嘯一旅則周之一諸侯材具復安有今日功業乎生聖人徒也不當以聖人道爲利家染後狹其所歸且爲余整衣冠拜朝堂下酌其車服禮樂之數升降揖遜之儀思量侯伯卿士中復有夫子罪人否還日以言極之去矣青門曉闢無一器酒以澆恨明天子在上不敢哭以致懷勉之哉行與不行也在生道耳第與不第也其如生何

讒書序

讒書者何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語及來京師七年寒饑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爲書詆之曰他人用是以爲榮而予用是以爲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予用是以困窮苟如是予之書乃自讒耳目曰讒書卷軸無多少編次無前後有可以讒者則讒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後有誚予以譁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誑人

讒書重序

隱次讒書之明年以所試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夏調膳於江東不隨歲貢又一年朝廷以彭門就辟刀机猶溼詔吾輩不宜求試然文章之興不爲舉場也明矣蓋君子有其位則執大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誡將來也自揚孟以下何嘗以名爲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以蟣蝨癢痛遂假斯文今年諫官有言果動天聽所以不廢讒書也不亦宜乎

陳先生集後序

潁川陳先生諱黯字希孺曩者與予聲跡相接於京師各
獲譽於進取咸通庚寅歲膠其道於蒲津秋試之場自後
俱爲小宗伯所困不一至甲申春告予以婚嫁之牽制東
歸青門操執之後余亦東遊逮大梁時故杭州盧員外潯
在幕齋其文軸謂余曰陳君罷而東豈其斯文之終窒乎
予東及之爲我歸其文而激其來余至維揚及歸其文遵
其言相懽月而後別爲我謝范陽公龍門之役不復顧矣
由是音塵杜絕天復元年四門博士江夏君通家相好於
吳越而余論及場中曩之名士及希孺之表也余不覺愴

然懷舊明年黃君以其文章德業爲之序以寄俾予繫述遂得申斯言嗚呼大唐設進士科三百年矣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若陳希孺之才美則非常之人失之者矣德行莫若敦於親戚文章莫若大於流傳今已備於江夏之筆矣余不克再敘止書交道於是噫

湘南應用集序

隱大中末即在貢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於庚寅一十二年看人變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長沙郡隱因請事筆硯以資甘旨明年隱得衡陽縣主簿時硤州盧侍御自龍

城至右司張員外遊曲江回皆謂隱不宜佐屬邑於戲隱自卜也審江表一白丁耳安有空將卷軸與公相子弟爭名幸而知非得以減過冬十月乞假歸覲阻風於洞庭青草間因思湘南文書十不一二蓋以失落於馬上軍前故也今分爲三卷而舉牒祠祭者亦與焉某月二十四日序

鎮海軍使院記

惟天子建國必維九牧九牧既序區分局署兩漢三公府有掾屬魏晉而降則置行臺若魏以秦王儀鎮中都一作山高齊以辛術監治東徐州事皆行臺之任也其官屬則令

僕以至於尚書丞郎唐制由行臺而置採訪使殆今節制之始也鎮海軍舊治京口大丞相以錢塘之眾東戡漢宏西殲逆朗天子不欲易其土故自符竹四命然後移軍於錢塘生物以宜租賦以便斥去舊址廣以新規廓開閈閎拔起階級俾幢節之氣色貔武之出入得以周旋焉庚申年加闢大廳之西南隅以爲賓從晏息之所左界飛樓右翩嚴城地聳勢峻面約背敞肥楹巨棟間架相稱雕奐之下朱紫苒苒非若越之令而潤之舊也疆埸之事則議之於斯聘好之禮則接之於斯生民之疾痛則啟之於斯軍

旅之賞罰則參之於斯非徒以酒食騈羅而語言嘲謔者也其府屬以下或八都舊將或從公於征或稟之於朝廷或拔之於鄉里故天子用清宮傳道之選以佐之輟教民論道之任以副之其餘省秩卿曹職領相次自我朝藩服官屬之盛無加也噫大丞相之勳德既藏之天府而攀鱗附翼者非鐫刻樂石其可久乎是年冬十月始命觀察判官羅隱爲記

東安鎭新築羅城記

天下自懿考僖皇之後綱領不振龐勛王郢觝觸於前仙

芝君長踐踏於後尋乃黃巢大掠於京城所以齊寇攘臂一噪四海瓦解自爾枝牽蔓引耳聞口吠其或一壘之不謹一版之不嚴則刳剔之不暇雖十室之邑三户之鄉必壁塹以備之籬落以抗之況大藩之襟帶吾土之翳倚者乎杭之别部舊有八都之目其始以破山僞旌八將之功所致也而東安主領太師杜公尋以擒逆賊薛朗於京口破丁從實於毘陵天子寵之拜常州刺史遂屬其兵於子弟焉撫於内者曰建恩禦於外而弭寇攉凶者曰建徽經度於季孟之間者曰建威洎太師解印而歸淮叛滬偷連

歷封部元帥大丞相彭城王始授君以板築之要濠塹之廣袤地里之橫亘皆取則於丞相一之日鳩其人民相其險易惟帥有令衆克從之二之日度其資費卜其力用經之營之厥晝惟稟三之日命其將李可球胡瑾等曰汝常從役於杭必能識大丞相意善匠事勿令不如丞相指揮曰倅汝工曰溫汝率鐸令等二十一將翼倅以進曰鄭洎儼汝督防遏備禦二都之士卒以介於倅之左右曰勛汝司吾儲廪謹吾出入城者若有墜惟汝之咎起大順辛亥年秋七月壬戌訖於明年夏四月庚寅蟠東矗西離連坎

接隆者就之窪者盈之民不弛擔時不妨農夏五月太師犒羣帥於城下若杵若畚者皆與焉不三四年淮南節度楊氏行密以稱盜豕突猘衝擾我疆境而東安尤爲其所忌行密滅安仁義之精鋭分田頵陶雅金威之敢勇以攻東安城樓櫓翔空矢石交迸翊日我軍憑其城斃賊將於城下者其數盈千濠塞塹堙自是羣寇不復有圖南之意是知人非城則無以爲捍城非人則無以自固不有城也人何以安不有將也城何以堅於時紫溪竄堡火口建寧下守靜江無將奔我而活者四鎮之生聚焉噫天下之無

事也吾鄉則有河間凌準宗一濮陽吳降下巳汝南袁不納還樸以文學進天下之有事也吾鄉則有太師建徽伯仲及諸將佐以武藝稱豈文武之柄倚伏而然也抑江山稟受與時消息者乎隱亦常以先師之道干名貢府進取未半九鼎羹沸文既不用武非所習今則老矣高謝三軍太師以鐫金勒石見徵不敢堅遜乾寧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

杭州羅城記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其外

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祝邱齊之小穀猶以多事不時而城况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天下兵革而江左尤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每至點閱士馬不足迴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夾以南北矗然而峙䆗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出政優詔獎飾以為牧人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鄙以蹦以逐蹶於菀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有力焉後始念子城之謀未足以為百姓計東畛巨浸輳閩粵之舟櫓北倚郭邑

通商旅之寶貨茍或侮刼之不意攘偷之無狀則向者吾
皇優詔適足以自榮由是復與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上下
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於冬十有一月某日由
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翌合於泠水源綿亙若干里其高
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髦之緩急燕越之車
蓋及吾境者俾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
亦以此城茍得之於人而損之已者吾無愧與某年月日
記

鄭文終侯論

沛后既得秦蕭何改秦之法故闕三章之約焉而何竟自汙者豈非欲刑其德於萬代乎不然奚繫之在人先也且漢之功臣何居第一何不首行其法則後之立功爲相者雖貪黷規弄而法必不加則亂臣賊子於是幸矣何之法不救當時而豈救後代乎

婆留井銘

於維此井渟育坎靈有莘有郃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啟霸主奠綏蒼氓沛膏漸澤配德東溟

風雨對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自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茍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爲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蒙叟遺志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嶽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岳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三帝所長

堯之時民樸不可語故堯舍其子而教之澤未周而堯落舜嗣堯理跡堯以化之澤既周而南狩丹與均果位於民閒是化存於外者也夏后氏得帝位而百姓已偷遂教其

子是由內而及外者也然化於外者以土階之卑茅茨之淺而聲響相接焉化於內者有宮室焉溝洫焉而威則日嚴矣是以土階之際萬民親宮室之後萬民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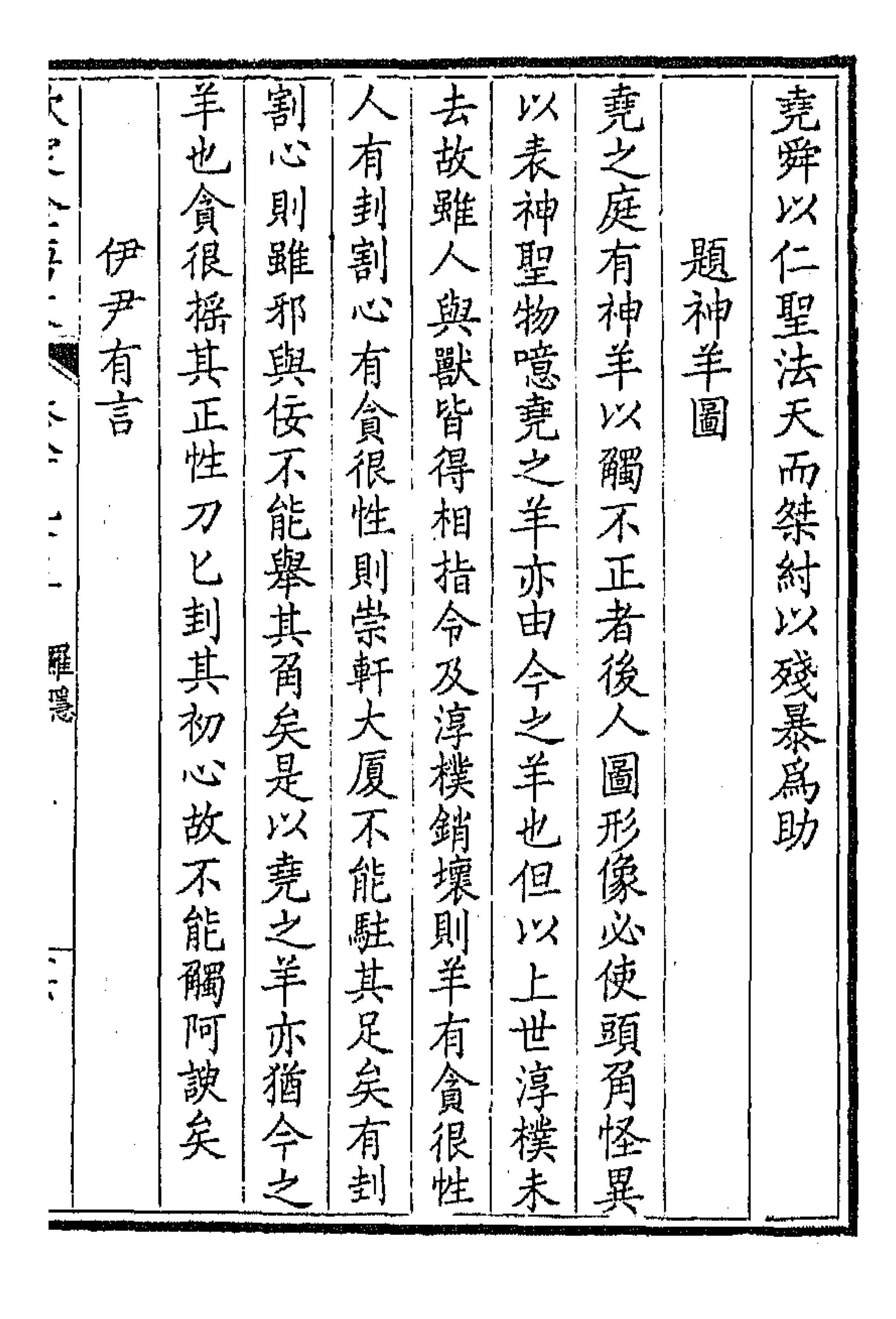
解武丁夢

商之道削也武丁嗣之且懼祖宗所傳圮壞於我祈於人則無以為質禱於家則不知天之歷數厥有左右民心不歸然後念胥靡之可升且欲致於非常而出於不測也乃用假夢徵象以活商命嗚呼歷數將去也人心將解也說復安能維之者哉武丁以下民之畏長天命也故設權以復

之唯聖能神何夢之有

救夏商二帝

夏之癸商之辛雖童子婦人皆知其爲理矣然不知皆當其時則受其弊居其後則賴其名夫能極善惡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惡者俾人懼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餘懼之者雖寢食不忘之也癸與辛所謂死其身以穴過者也極其名以橫惡者也故千載之後百王有聞其名者必縮項掩耳聞堯舜者必氣躍心跳慕之名與懼之名顯然矣而慕之者未必能及懼之者庶幾至焉是故



堯舜以仁聖法天而桀紂以殘暴爲助

題神羊圖

堯之庭有神羊以觸不正者後人圖形像必使頭角怪異以表神聖物噫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但以上世淳樸未去故雖人與獸皆得相指令及淳樸銷壞則羊有貪很性人有刲割心有貪很性則崇軒大廈不能駐其足矣有刲割心則雖邪與佞不能舉其角矣是以堯之羊亦猶今之羊也貪很揺其正性刀匕刲其初心故不能觸阿諛矣

伊尹有言

唐虞氏以傳授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禼以醞釀風俗堙洪水服四罪然後垂衣裳而已百姓飲食而已亦時之未漓非天獨生唐虞之能理也及商湯氏以鳴條誓放桀於南巢揖遜既異渾樸亦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則臣下有權始於是矣而曰恥君之不及堯舜嗚呼商湯氏之取非唐虞氏之取也商湯氏之時非唐虞氏之時也商湯氏之百姓非唐虞氏之百姓也商湯氏之臣非唐虞氏之和仲稷禼也伊尹不恥其身不及和仲稷禼而恥君之不及堯舜在致君之誠則極矣而勵已之事何如耳惜哉

敘二狂生

禰正平阮嗣宗生於漢晉間其爲當時禮法家惋者多矣然二子豈天使爲之哉夫漢之衰也君若客旅臣若豹虎晉之弊也風流蘊藉雍容閒暇苟二子氣下於物則謂之非才氣高於人則謂之陵我是人難事也張口掉舌則謂之訕謗俛首避事則謂之詭隨是時難事也夫如是則漢之祚殲於外晉之祚縮於中故天必降變以應之二子應天變者也或號咷焉或慟哭焉斯甚於風雨雪霜已故泣軍門者謂皇皇而無主歎廣武者思沛上之英雄

吳宮遺事

越心未平而夫差有憂色一旦復築臺於姑蘇之左俾參政事者以聽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焉一之日視之以伍員未三四級且奏曰王之民饑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國危矣夫差不悅俾嚭以代焉畢九層而不奏且倡曰四國畏王百姓歌王彼員者欺王員曰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爲王之視也亦不爲百姓謀也豈臣之欺乎王賜員死而嚭用事明年越入吳

本農

有覆於上者如天載於下者如地而百姓不之知有恩信及一物教化及一夫民則歸之其猶旱歲與豐年也豐年之民不知甘雨柔風之力不知生育長養之仁而曰我耕作以時倉廩以實旱歲之民則野枯苗縮然後決川以灌之是一川之仁深於四時也明矣所以鄭國哭子產三月而魯人不敬仲尼

丹商非不肖

理天下者必曰陶唐氏必曰有虞氏嗣天下者必曰無若丹朱無若商均是唐虞爲聖君丹商爲不肖矣天下知丹

商之不肖而不知丹商之爲不肖不在於丹商也不知陶虞用丹商於不肖也夫陶虞之理大無不周幽無不照遠無不被苟不能肖其子而天下可以肖乎自家而國者又如是乎蓋陶虞欲推大器於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廢之然後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與不肖矣不欲丹商之蒙不肖之名於後也其肖也我旣廢之矣其不肖也不淩逼於人是陶虞之心示後代以公共仲尼不泄其旨者將以正陶虞之教耳而猶湯放桀武王伐紂焉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九十六目錄

羅隱三

悲二羽

善惡須人

秦之鹿

梅先生碑

二工人語

書馬嵬驛

說石烈士

拾甲子年事

刻嚴陵釣臺

羅隱三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恆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國家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

其謀耳為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為人之所窺者鮮矣

聖人理亂

周公之生也天下理仲尼之生也天下亂周公聖人也仲尼亦聖人也豈聖人出天下有濟不濟者乎夫周公席文武之教居叔父之尊而天又以聖人之道屬之是位勝其道天下不得不理也仲尼之生也源流梗絕周室衰替而天以聖人之道屬於旅人是位不勝其道天下不得不亂也位勝其道者以之尊以之顯以之躋康莊以之致富壽

位不勝其道者泣焉歎焉圍焉厄焉天所以達周公於理也故相之於前窮仲尼於亂也故廟之於後

莊周氏弟子

莊周氏以其術大於楚魯之間聞者皆樂以從之而未有以嘗之一日無將特舉其族以學焉及其門而周戒之曰視物如傷者謂之仁極時而行者謂之義尊上愛下者謂之禮識機知變者謂之智風雨不渝者謂之信苟去是五者則吾之堂可躋室可窺矣無將跪而受其教一年二年而仁義喪三年四年而禮智薄五年六年而五常盡七年

其骨月雖土木之不如也周曰吾術盡於是無將以化其族其族聚而謀曰吾族儒也魯人以儒爲宗今周之教捨五常以成其名棄骨月而崇其術苟吾復從之殆絕人倫之法矣於是去無將而歸魯魯人聞者亦得以寢其志故周之著書擯斥儒學而儒者亦不願爲其弟子焉

雜說

珪璧之與瓦礫其爲等差不俟言而知之矣然珪璧者雖絲粟玷纇人必見之以其爲有用之累也爲瓦礫者雖阜積螢盈人不疵其質者知其不能傷無用之性也是以有

用者絲粟之過得以爲跡無用者具體之惡不以爲非亦猶鏡之於水水之於物也泓然而可以照鏡之於物亦照也二者以無情於外故委照者不疑其醜好焉不知水之性也柔而婉鏡之性也剛而健柔而婉者有時而動故委照者或搖蕩可移剛而健者非闕裂不能易其明故委照者亦得保其質

龍之靈

龍之所以能靈者水也涓然而取需然而神天之於萬物必職於下以成功而龍之職水也不取於下則無以健其

用不神於上則無以靈其職苟或涸一川然後潤下涸一澤然後濟物不惟濡及首尾利未及施而魚鼈已斃矣故龍之取也寡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濫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夫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悖慄不敢以所得為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黄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

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惟岳降神解

幽乎理者神也顯乎用者人也苟易其所則爲怪妖非仲尼之所言也三百篇亦刪於仲尼而嶽降申甫不刪者豈仲尼之前則其事信仲尼之後則其事妖苟如是則夔龍稷卨而下有相其君輔其主以致理者皆神降也人何有哉是必以國之興也聽於人亡也聽於神當申甫時天下雖理詩人知周道已亡故婉其旨以垂文仲尼不刪者欲以顯詩人之旨苟不爾則子不語怪出於聖人也不出於

聖人也未可知

疑鳳臺

秦穆公女以吹簫降簫史於臺上後乘鳳凰而去名其地曰鳳臺吁神僊不可以伎致鳳鳥不可以意求伎可致也則黃帝不當有崆峒之學意可求也則仲尼不當有不至之歎吾知其得志於逋逸閒而秦諱之不書遂强鳳以神强臺以名然後絕其顧念之心今江漢間復有史之跡是愚夫愚婦淫其所以得矣嗚乎上行下效信而有證故秦之道竟施於妄矣

說天雞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峩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也有是夫

秦始皇意

秦法之於典墳其酷也甚矣由天文術數者則不與焉而

易復從而免噫術數者未易知而秦是以全易者其有旨哉夫易肇於羲皇演於姬昌申於素王其爲書則百家九流之先其造作者則百王之祖其理則上下天地出沒鬼神有春秋焉有詩書禮樂焉闢闔以來舉一物而言皆貫之秦始皇通三聖之妙鍵闕 故假術以言亦將欲闕 聖人之旨乎以是亹亹無道而至滅亡者豈天下欲秦見造化之心乎嗚乎言之於三代已前秦則可以理遺言之於戰國之後秦則爲我罪人

婦人之仁

漢祖得天下而良平之功不少焉吾觀留侯破家以讐韓曲逆柬身以歸漢則有爲之用先見之明又何以加焉史遷則曰張良若女子而陳平美好是皆婦人之仁也外柔而内狡氣陰而志忍非狡與忍則無以成大名無他柔弱之理然也嗚乎用其似婦人女子者猶若是况眞用婦人之言哉不得不畏

道不在人

道所以達天下亦所以窮天下雖昆蟲草木皆被之矣故天知道不能自作然後授之以時時也者機也在天爲四

氣在地爲五行在人爲寵辱憂懼通阨之數故窮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王於周道不可以無時仲尼毁也埀其教彼聖人者豈違道而戾物乎在乎時與不時耳是以道爲人困而時奪天功衞鶴得而乘軒魯麟失而傷足

市儺

儺之爲名著於時令矣自宮禁至於下俚皆得以逐災邪而驅疫癘故都會惡少年則以是時鳥獸其形容皮革其面目丐乞於市肆間乃有以金帛應之者吁是雖假鳥獸以爲名其固爲人矣復安有爲人者則不得人之金帛爲

鳥獸者則可以得人之金帛乎豈以鳥獸無知而假之則不愧也以人則識廉恥而取之則愧焉嗚乎

君子之位

祿於道任於位權也食於智爵於用職也祿不在道任不在位雖聖人不能闡至明智不得食用不及爵雖忠烈不能蹈湯火先王所以張軒冕之位者行其道耳不以爲貴大舜不得位則歷山一耕夫耳不聞一耕夫能翦四凶而進八元呂望不得位則棘津一窮叟耳不聞一窮叟能取獨夫而王周業故勇可持虎虎不至則不如怯力能扛鼎

鼎不見則不如羸噫栖栖淅淅而死者何人養浩然之氣者誰氏

荊巫

荊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豬鮮肥清酤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

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况異於是者乎

三閭大夫意

原出自楚而又仕懷王朝雖放逐江湖間未必有腹江魚意及發憔悴述離騷非所以顧望逗遛抑由禮樂去楚不得不悲吟歎息夫禮樂不在朝廷則在山野苟有合乎道者則楚之政未亡楚之靈未去原在朝有秉忠履直之過是上無禮矣在野有揚波歠醨之難是下無禮矣朝無禮樂則證諸野野無禮樂則楚之政不歸楚之靈不食原忠

臣也楚存與存楚亡與亡於是乎死非所怨時也嗚乎

畏名

瞭者與瞍者語於暗其關是非正興替雖君臣父子之間未嘗以牆壁爲慮一童子進燭則瞍者猶舊而瞭者噤不得呻豈其人心有異同蓋牽乎視瞻故也是以退幽谷則思行道入朝市則未有不畏人吁

三叔碑

肉以視物者猛獸也竊人之財者盜也一夫奮則獸伏一犬吠則盜奔非其力之不任恶夫機在後也當周公攝政

時三叔流謗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後以相孺子洎召公不悅則引商之卿佐以告之在周書君奭篇彼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豈亦不知乎苟不知則三叔可殺而召公不可殺乎是周公之心可疑矣向非三叔則成王不得為天子周公不得為聖人愚美夫三叔之機在前也故碑

天機

善而福不善而災天之道也用則行不用則否人之道也天道之反有水旱殘賊之事人道之反有詭譎權詐之事是八者謂之機也機者蓋天道人道一變耳非所以悠久

也苟天無機也則當善而福不善而災又安得饑夷齊而飽盜跖苟人無機也則當用則行不用則否又何必拜陽貨而刼衞使是聖人之變合於其天者不得已而有也故曰機

辯害

虎豹之爲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爲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生焉力不能濟於用而

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蕨粟而顧釣網者也於戲

齊叟事

齊叟藉其業於沃衍之野更子弟以主之歲無水旱之害無螟蝥之患而所入或有衆寡焉叟曰豈吾之不信也如是彼隣嫗者始衣食於吾家今雖外居猶吾之家隸也俾督孟以伺候叟子之長者及將穫農户輒揮田具擊孟逐之嫗告孟以不直叟扶孟以仲代焉農户不之罪及仲之為也復然嫗亦以仲之不直告叟復扶仲而用季將行有

言曰叟之農户未嘗如是之悖自嫗督制後孟與仲皆爲擊逐今苟存嫗不唯基址之不留而叟之子弟逐未艾也叟醒然而怒逐嫗而復孟仲之職其秋如舊則前之謀悖者果嫗也而農户何能

槎客喻

乘槎者旣出君平之門有問者曰彼河之流彼天之高宛宛轉轉昏昏浩浩有怪有靈時顚時倒而子浮泛其間能不手足之駭神魂之掉者乎對曰是槎也吾三年熟其往來矣所慮者吾壽命之不知也不虞槎之不安而不返人

間也及乘之波浪激射雲日氣候黯然而昏燿然而晝乍搨而傍乍蕩而驟或落如坑或礪如闕茫洋乎不知槎之所從者不一也吾心未嘗爲之動心一動則手足之不能制矣不在洪流則槁木之爲患也苟人能安其所處而不自亂吾未見其有顚越之心也

漢武山呼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悟者物壞之

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

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

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悟然後踰遼越海勞師

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

猶若是况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爲

英主之不幸

木偶人

漢祖之圍平城也陳平以木女解之其後徐之境以雕木

爲戲丹䨼之衣服之雖獰闕勇態皆不易其身也是以後

人其言木偶者必以徐為宗嘗過留留郎張良所封也乎與良皆位至丞相是宜俱以所習漬於風俗良以絕粒不反今留無復絕粒者而平之木偶往往有之其剞劂移人也如是

越婦言

買臣之貴也不忍其去妻築室以居之分衣食以活之亦仁者之心也一旦去妻言於買臣之近侍曰吾秉箕箒於翁子左右者有年矣每念饑寒勤苦時節見翁子之志何嘗不言通達後以匡國致君為已任以安民濟物為心期

而吾不幸離翁子左右者亦有年矣翁子果通達矣天子
疏爵以命之衣錦以晝之斯亦極矣而向所言者蔑然無
聞豈四方無事使之然耶豈急於富貴未暇度者耶以吾
觀之矜於一婦人則可矣其他未之見也又安可食其食
乃閉氣而死

悲二羽

舞鏡之禽墮洲之翠南方之所珍也而工簪珥者以爲容
雖犀象之遠金玉之貴必以間之及舉宮而飾傾都而市
金玉犀象之不暇給而二羽之用曾不銖兩焉蓋以羽之

輕而金玉犀象之重苟發其顏色則可而軟其進則不可也所悲者舞鏡之時墮洲之日爾

善惡須人

善不能自善人善之然後爲善惡不能自惡人惡之然後爲惡善惡之成蓋視其所適而已用其正也則君子用其不正也則小人君子小人寧有面貌哉比干之生也與人無異費無極之生也亦與人無異比干之言爲諫諍無極之言爲毀佞彼所出者皆言也比干之言非不善也以不用故善不能自善無極之言非不惡也以可入故惡得而

爲惡譬剛勁之於朽蠹也剛勁者以不得地而屈折朽蠹者幸蟠瘿而入焉其不可任也如是

秦之鹿

世言秦鹿去而天下逐是鹿爲聖人器也信焉夫周德東耗秦以力取諸侯雖百姓欲從而秦未嘗有意故爲秦者反天下之歸則五十年曠其數以逐人而秦不得與其下復焉謂逐其鹿鹿不在聖人器而逐之者逐秦耳秦實鹿焉六都傾潰睥睨無已奔勁足踐我黔庶駱利穎觝我詩書彼非鹿而何嗚乎去道與德也獸焉不獨秦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綱紐頹圮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綱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夫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蓄衍之大至於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月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乎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

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以弔之

二工人語

吳之建報恩寺也塑一神於門土工與木工互不相可木人欲虛其內窗其外開通七竅以應胷藏俾他日靈聖用神吾工土人以爲不可神尚潔也通七竅應胷藏必有塵滓之物點入其中不若吾立塊而瞪不通關竅設無靈何減於吾木人不可遂偶建焉立塊者竟無所聞通竅者至

今爲人禍福

書馬嵬驛

天寶中逆胡用事鑾輿西幸貴妃死於馬嵬驛臣在草野間得本朝書讀未嘗不恨生不得批虜頟以快天子意令復百餘年後右軾邊隴裘葬平遠發人猶憤然明皇帝時天下太平矣卒有寵僭之咎不足之恨者何耶夫水旱兵革天之數也必出聖人之代以其上瀆社稷下困黎民非聖人不足以當其數故堯之水湯之旱而元宗兵革焉

說石烈士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允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陊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心甚訝之命具獄將覽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低畏

若不勝按驗吏閲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
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
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
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子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
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秀
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
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
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具名與光
顏重允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

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
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
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
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
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
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
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爲人下

拾甲子年事

太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姸麗豐

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有時凉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游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谷之起居謀慮皆豫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脇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櫛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之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

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輋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卒無賴人也且章武朝數鎭顚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荷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

不決者三月新聲復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乎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以編簡

刻嚴陵釣臺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飛蛇蟄兮風雨相遺干戈戴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

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今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尚朝爲一旅人暮爲九品官而親戚骨月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乎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